**第十集**

　　轻叹一声小邪苦笑道：「妈的！没事就给我来这麽两下子，江湖饭真不好吃，我得赶快

将事情办完溜到没人的地方，这才是正确的，呵呵………」

　　他拿出金针插在瘀血部位开始运功疗伤，将瘀血逼出来，约过盏茶功夫瘀血已尽除，他

才收手，伸个懒腰站了起来，顺着小溪往下游走去。

　　终南山西天峰，位於山阴地带，山峰有如尖塔，此时已是初冬，峰上罩着一片银白瑞雪

，远远看过去有若水晶一般甚是美丽。

　　此时山腰下隐稀可见一位年轻人，正一步一步的往峰顶走去。

　　他正是杨小邪，外号通吃小霸王。

　　不晓得他为什摩选择一步一步的走上山，如此走一天一夜也走不到峰顶。

　　只听小邪边走边道：「李孟谷，喜欢穿白衣……好了，这下可好了，白衣加上白雪可够

我找的了，吼了好几声都不见有人回话，这可如何是好？总不能让我找上一辈子嘛！」

　　原来他是找得太累了才一步步的走。

　　又过了叁个钟头他已上了半山腰，又吼起来：「喂！李孟谷！我来啦——我老头叫我来

找你，他说他很想念你，要你去跟他作伴…」凭小邪的吼功，再加上山峰回音他的叫盘至少

可以传出百里以外，但就是没人回答，吼得他有点失望，只好躺在树下不想找了。

　　蓦地——

　　「小兄弟你在我老夫吗？」有位白衣文士已经立在小邪身前笑着对小邪说。

　　小邪一惊立即站起来道：「你就是李孟谷？嘿嘿，哈哈………」他笑了起来。

　　李孟谷道：「不错，老夫就是李孟谷，请问小兄弟是何人门下？」

　　李孟谷年约五旬上下，七尺馀，微瘦，五官皎好，留有黑色鬓须，书生模样。

　　小邪道：「我不是何人门下，是我爷爷叫我来找你，他希望你去陪他，因为我一走爷爷

就没伴了，你快去就是对的，不去就是错的。」

　　李孟谷笑道：「好，老夫一定去，但不知是谁告诉你我住在这里？」

　　小邪道：「当然是我爷爷啦，否则我也不会到这儿地方，一个人影都没有。」

　　李孟谷问道：「小兄弟那你爷爷如何称呼？」

　　小邪道：「我正要问你呢，我也不知道我爷爷叫什麽名字，不过他说你是他的朋友，你

应该知道才对。」

　　李孟谷笑道：「呵呵，是老夫一时忘记，你既然来了，不妨到我茅舍歇歇，喝口热酒如

何？」

　　小邪一听到有酒立即叫道：「好吧！喝酒对白雪，我在莫塔湖有数十年之经验哪！」

　　李孟谷笑了笑道：「小兄弟你好大的雅兴，一赏雪就是数十年，老夫佩服，咱们再走一

程。就在前面不远处，马上就到。」

　　小邪也笑了一下，数十年是非同小可，牛皮破了他还是处之泰然面无愧色。

　　这茅屋占地不大，是 在崖边，一张床，一张桌子，几张板凳，一个柜子，几 酒，如

此而已，其他就找不出东西了。

　　「呵呵……」李孟谷笑道：「小兄弟请里边坐。」他们已来到茅屋。

　　小邪笑着走到桌旁拿起酒瓶道：「李大叔别客气我们一人一瓶。」

　　李孟谷笑道：「奸，我们一人一瓶。」

　　两人坐在椅子上开始对喝。

　　小邪道：「李大叔这酒不怎麽好喝，想必你平常没有喝酒对不对？」

　　李孟谷笑道：「不错，老夫平常很少喝酒，今天是你来老夫才陪你喝。」

　　小邪笑道：「李大叔你真好，想必我爷爷会喜欢……」话还没说完已倒在地上不动了。

　　李孟谷见小邪一倒，立即欺身向前点了小邪几处穴道，再拍了几下手掌声。屋外已走进

叁个劲装黑衣汉子。

　　李孟谷道：「将这位带到老地方小心看守。」

　　「是」叁人应了一声是，立即将小邪绑好扛下山往那老地方去了。

　　李孟谷走了不久，在茅屋不远处又出现一位黑衣蒙面人，依稀可从他眼神中看出他得意

的神情，依样的他也掠向山下消失在雾中。

　　其实小邪在喝酒时已发现酒中有迷药，他想不透老头的朋友为什麽要将他迷倒，地想揭

发探索这个 密，所以他假装中毒昏倒。

　　不久他被带下山坐上马车，往不知名的方向奔去。

　　小邪看酒也退得差不多，想药性也该过了，这才叫道：「喂！你们干什麽将我绑在这里

？你们要将我送到什麽地方？」

　　车中黑衣人并没有回答。

　　小邪叫道：「奶奶的你们是那条道上的？敢惹我通吃小霸王？你们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

胆………好吧我任由你们就是，不过叁餐你可不能少，大小便也要按照时间来懂吗？」

　　黑衣人这才点头，像是个哑巴。

　　黑衣人将一黑布袋套在小邪头上，将他押解下车，改乘船只。

　　小邪暗道：「黑皮奶奶的出海啦！行行，真行，从天南押到地北有一套。」他已对这件

事愈来愈感兴趣\*决心闯他一闯。

　　船行一天一夜，小邪才被押解下船。

　　叁名黑衣人将他脸罩拿下来，小邪目光一张四处扫去，只见全岛皆是崖石，连一根树木

都没有。

　　此岛面积约五平方里，中央有一座石造围墙，墙约两丈高，想必就是监狱。

　　不久，小邪已被押进监狱。

　　「来人报名！」是位壮汉．在叫着。此人身材魁梧，肌肉结实一块块浮现着，理光头，留

了两撇八字胡，满口黄牙，光着上身手执皮鞭。

　　一位黑衣人道：「是重犯，上级交代在此。」他拿出一封信函交给光头汉子。

　　光头壮汉道：「是重犯钉上脚镣，押入一号房，来四名。」

　　四名狱卒立即将小邪双腿钉上脚 然後将其押入一号牢房。

　　黑衣人道：「人已送到请划个押，我好回去交代。」

　　光头大汉立即在纸上划押道：「行了你们回去吧！」

　　叁个黑衣人这才反身走回船上，往回路驶去。

　　光头大汉手拿信函，走到一石造房屋道：「禀堂主有重犯到。」

　　堂主道：「进来说。」

　　光头大汉捧着信函走入屋内道：「禀堂主一切在这信函里。」

　　堂主道：「鱼尾拿过来。」

　　鱼尾将信函递上去。

　　堂主打开一看不久道：「鱼尾你逼他说出欧阳不空以及李孟谷的下落，记着别把他弄死

了。」

　　「是堂主。」鱼尾面露喜色，好像对这逼供方面有独到之处似的。

　　堂主道：「没事你下去吧！」

　　鱼尾拱手道：「是，堂主。」往外退出去。

　　小邪被关在第一号房，里面黑漆漆一片，只有大铁门中门开个小孔是送菜饭用，其他都

是石块。

　　小邪在墙上敲敲打打不久直骂道：「这些石块至少有五六尺厚，看来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要逃可真有点难，奶奶的我是犯了什麽劫？老是被关，要想关人一下都不行。什麽天生灵

台泛光七窍通天，在朝帝王像，在江湖是霸王像，我看是草包像嘻嘻……」骂到自己又笑了

起来。

　　走累了，只好坐上来休息。

　　这时鱼尾已走进来「右手食指不时甩着一串钥匙，吹着口哨大摇大摆的走向第一号牢房

将小邪拉出来，将小邪双手铐在铁 上成「大」字状。

　　鱼尾嘿嘿笑个不停他道：「小鬼我问你的话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最好照实回答，嘿

嘿否则你准备脱一层皮吧。」

　　小邪笑道：「有话快说我很累。」

　　鱼尾叫道：「累？这有你说累的馀地？」「啪」他已一鞭打在小邪背上。

　　小邪怒道：「他妈的你这小鬼你敢打我？！你不要命了I」

　　鱼尾笑道：「小鬼是你小鬼还是我小鬼？」「帕啪」叉是两鞭。

　　小邪额前已痛得出汗他吼道：「黑皮奶奶的你给我记着，我会很快的还给你。」

　　鱼尾叫道：「来呀！你来呀！有种现在就来呀！」手一扬又抽了几鞭。

　　小邪哈哈大笑道：「臭光头有一天我要砍下你的右手，看你还敢不敢再打人！」

　　鱼尾一连抽了十几鞭才道：「小子痛不痛？说！欧阳不空在那里？」

　　小邪一听，原来这些人是想要知道欧阳不空的下落，他道：「不知道。」

　　鱼尾又打了几鞭迫：「那李孟谷又在那里从实招，否则今天有你好受的。」

　　小邪一惊心想：「李孟谷不就是把我捉来的那一位，这大光头为什麽会向我逼问？难道

是假的不成………韦亦玄是假的，李孟谷当然也可能是假的，那麽他们是专程在等我了；真

笨、我真笨，难怪他要用迷药酒给我喝，我还想摸他的巢，笨，妈的！活该，呵呵……」想

着已轻轻笑了起来，竟忘了回答鱼尾。

　　鱼尾怒道：「你不说，我打到你说！」他用力抽向小邪背上，只见他鞭一扬使出全身劲

道抖得皮鞭有如灵蛇山洞般快捷无比「嗖」了几声，皮鞭已卷向小邪背部，不停传出轻脆的

啪啪声，小邪背上已出现数十条裂痕。

　　小邪喘口气，才叫道：「好我说！」

　　鱼尾这才停止再挥鞭，他笑道：「我还以为你是铁烧的罗汉不怕打，快说！免得挨打。

」

　　小邪道：「欧阳不空在天山北麓忘忧谷以南二十里的山中，李孟谷藏在昆仑山摩天峰的雪

花崖。」

　　鱼尾问道：「你没有骗我？」

　　小邪装作很可怜道：「没有……我…受不了了……」说完头已低下去。

　　鱼尾得意道：「很好算你识相。」

　　他将小邪解下卡在手上之铁铐，将他关入地牢，高兴的回去交差了。

　　小邪抖抖双肩，顿觉背部一阵刺辣攻心疼痛不已，直骂道：「黑皮奶奶的抽得真重，好！

我就逃出去给你看！」骂到此，他已从耳朵中拿出小锯齿铁片，运足功力锯往脚 ，唰唰之声

不绝於耳。不久一声「卡 」脚 已掉在地上，他抿起嘴巴徵微一笑，将铁片卷好塞在耳朵里

面，只手搓着足踝，将已被铐红的肌肤慢慢搓揉以让血气能顺畅，一柱香过後才拿出金创膏往

背部抹，费时良久，才勉强抹完。

　　「奶奶的换换口味，老是被关也不是办法！」他得意的又笑起来，不禁唱起山歌：「今天

不见面，明天又见面，王八看绿豆，愈看愈有趣。」

　　不久有人送饭来。

　　小邪接过饭叫道：「喂小兵兵，你去叫那个光头来，就说我刚才告诉地的话全是假的，请

他再来审问我老人家懂吗？」

　　狱卒一听心中暗道：「想不到世上还有个不要命的要惹那恶棍，真是不怕死。」他道：

「好我回去就去叫那天杀的来。」说着已往回走。

　　因为鱼尾不但对人犯凶狠，对狱卒亦是抽抽打打，这些小卒莫不畏惧他叁分，更有许多

人已恨他入骨，才会骂他恶棍。

　　小邪笑了笑心想：「天杀的，哈哈等一下我得想个好方法来玩玩，在这海岛上如果没有

好玩的事情做真会被闷死。」

　　突然他闻到一股酸臭之气异常冲鼻，四处搜寻一番，才发现送来的饭已经发酸，他骂道

：「什麽玩二（意）好一叫我吃这种猪吃的？！真有一套哈哈，当囚犯可真不好过啊！」

　　「卡啦！卡啦…」他将饭碗往门外丢，碗一破饭渣散得满地都是酸气冲天．

　　双手拍拍坐了下来，他笑了笑道：「不急、不急，等一下吃大餐，呵呵……」

　　不多时一阵疾奔脚步声「咚咚」如大象踩桥般的传了过来，这正是鱼尾独有标帜。

　　 见他气冒叁丈脸上露出愤怒之意，眉头深锁，不断咬牙，几条横纹肌肉不断在他脸上

跳动着，一进门他怒吼道：「臭小鬼你真不要命了，竟敢耍我，好！」好音未失他已奔到铁

门，一抬脚 了两下铁门，这才将铁门打开。

　　小邪见铁门一开，大喝一声立即使劲挥出手上脚 往鱼尾头上砸去，道一砸足可穿石裂

岩威猛无比。

　　鱼尾那知一个刚受伤的小鬼突然变得如此孔武有力，但觉一阵疾风袭来，要想闪避已是

不急，「啪」鱼尾脑袋硬邦邦的被小邪脚 击得头破血流，立足不稳的往後栽，连哀叫声都

来不急喊。

　　小邪看一击成功即刻冲上前去点住鱼尾穴道，将其拖至刚才挨鞭子之地方，取下手铐也

将鱼尾铐成「大」字模样。

　　「呵呵………这下有你好受的……」小邪轻笑几声，走向外面，发现有数名卫兵马上折

回来，撕下鱼尾裤管搓成一团塞在鱼尾口中拍醒鱼尾道：「喂大象！你好啊！」他伸手摸摸

鱼尾下巴。

　　鱼尾一醒眼见小邪出现在目己眼 ，立时抖动身躯要踢往小邪，但双手被铐任由他如何

使劲亦是枉然，怒得呜呜直叫。

　　小邪笑道：「大象你若识相点老实回答我的话免得受皮肉之苦，呵呵……」小邪是照着

鱼尾刚才所说之话再重复一遍。

　　鱼尾瞪大眼睛，那目光之狠足可吞噬一只大公牛，口中虽被塞着布片，但他嘴唇是动个

不停。

　　小邪笑了笑摸摸他下巴，突地一扬手「啪啪」重重打了他两个耳光笑道：「大象你真行

，没关系，想当年小丁说我狠，本来嘛！对敌人我是够狠的。」话未完地已拾起地上的皮鞭

，使尽力气的抽向鱼尾背部，每抽一鞭小邪就「哇」叫一声，他要让外面的守卫以为是自己

被打而惨叫。果然外面守卫真以为是小邪被打，也不以为意的站在外边。

　　抽了数十鞭，也哇了好几下，鱼尾已痛得流下眼泪，背部也开了数十道血沟，鲜血直流

，两脚已无法支持，瘫痪软弱斜吊於地，头也垂下来，就像死人挂在上面一样，软得不能再

软了。

　　小邪看了看道：「这大象真没用，才几下就不行了，好吧等一下再说。」

　　伸手拉下鱼尾口中布片，一手托起他下巴道：「喂！大象你识相的话，就照实说出来，

我问你，这是什麽鬼地方？」他轻轻拍着鱼尾嘴巴。

　　鱼尾瞟了小邪一眼「呸！」了一声咬紧牙关不说一句话。

　　小邪笑道：「好你够狠，你就要给我狠到底。」手往腿肚儿一探抽出匕首在鱼尾眼前晃

了数下，道：「你现在说还得急。」

　　鱼尾还是一副架鳌不驯的样子。

　　小邪点头道：「好！很好。」语音未完寒光乍闪，匕首已将鱼尾左耳切下一半。就像切

豆腐一般，如此容易而乾脆俐落。

　　只听鱼尾狂叫一声已昏过去了。

　　小邪轻轻将他拍醒笑道：「大象你说是不说？不说我下一刀就割掉你右耳。」他拿起半

节左耳在鱼尾面前幌了数下，哧哧笑着。

　　鱼尾有气无力的望着自己耳朵，心胆俱碎，昔日作威作福的霸道之气，其焉将在？早已

消失得无影无踪，倒抽一口气讷讷道：「我……我……请问少侠要知道些什麽？」

　　谁不怕自己耳朵被割下来呢？尤其又见自己耳朵在自己眼前摇幌不已，真够使人心寒。

　　小邪笑道：「我要知道这里是什麽地方？」

　　鱼尾喘口气道：「这是海外一个小岛，离内地约一天一夜航行时间。」

　　小邪道：「这里是属於什麽单位的呢？是「飞龙堡」还是「神武门」？还是黑巾杀手？

　　鱼尾道：「我们是属於「神武门」的人。」

　　「神武门？！」小邪惊道：「黑皮奶奶的，原来在终南山等我的是他们，这麽久了他们并

没有撤走，我可失算了，这个苦算是白吃，虽（倒楣）呀！」他直笑着\*他笑自己好呆。连

这小问题都无法想通。

　　其实那李孟谷并不是前些日子才到终南山等小邪，而是他在数年之前就专门在那里等待

所有要去找李孟谷的人，尤其是欧扬不空。

　　小邪又问道：「你们打探欧阳不空的下落是要干什麽？」

　　鱼尾道：「这我不晓得，我只是奉命行事。」

　　小邪想有这可能，他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而且自己又才来，鱼尾必定不晓得原委，小

邪道：「李孟谷……我是说捉我来那一位李孟谷他是干什麽的？」

　　鱼尾接过不少从那边带回来之囚犯，故而知道此事，他道：「他是「神武门」派去专门

捉拿要去找真正李孟谷的人。」

　　小邪问道：「真正李孟谷又是何人？」

　　鱼尾道：「真正李孟谷外号「绝天手」精通奇门八卦阵法，以及机关建 之学，他还有

一双巧手可以做出天下最好的暗器和兵器。」

　　小邪点头道：「原来是一位这麽能干的人，难怪你们「神武门」要捉他，你们必是要他

建 机关或打造暗器。」微微将眼光移向墙头，不久小邪又问道：「你们岛上一共有多少人

？我是说除了囚犯不算，「神武门」派了多少人驻守在这里？」

　　鱼尾道：「有一百二十五名，除了堂主以外，其他武功都平平。」

　　小邪道：「你没骗我？」

　　鱼尾急道：「没有，因为送来这里的人武功都被禁制了，所以我们都没有很好的武功，

也因为这是个海岛，逃犯要逃也无法得逞。」

　　小邪已哧哧笑了起来，他乐了，因为他已想到一切美好的将来，他想：「只要制服堂主

万事诗口口，那我就是这里的王了。」他不禁得意得有点陶醉了。

　　他道：「你们堂主又叫什麽来着？」

　　鱼尾道：「堂主外号「单眼雕」罗笑海，其他的我不清楚。」

　　小邪问道：「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麽武功较高的人吗？」

　　「没有了！」

　　小邪想了想又道：「你们这里关的都是些什麽人？」

　　鱼尾道：「这里关的人很少，差不多十个人，是上级捉来此要我们审问式羁押，普通审

问完毕，死的就丢到海里，没死的就送往另一个小岛。」

　　 「另一个小岛？」小邪奇道。

　　鱼尾点头道：「不错另一个小岛，以这里来算往东北方向约一百里，我们称它「神仙岛

」。」

　　小邪点头道：「原来如此，否则也不会叫你们这些草包混在这里，堂主的房间在那里？

　　鱼尾道；「从出口走出去向左转走到尽头再向右转第叁间，门前插一支红旗。」

　　小邪道：「很好你很合作我不为难你，等一下我想玩游戏再请你参加。」说着已点上鱼

尾穴道封掉他的武功。

　　鱼尾长叹一口气，只有由他了．

　　小邪又在身上搓了一颗「丹丸」他笑道：「本神仙丹你好好服下我就放了你。」不等鱼

尾回话已将丹丸塞入他口中然後反身往外走。

　　地想：「都是一些庸手我老人家也不必费多大功夫，对了！几天没洗澡，「丹丸」也不

少，多准备几颗让他们服下，喂！「神仙丹」哈哈……」

　　一想到他马上猛往身上搓了一百多颗「丹丸」，人也不停哧哧发笑，收获果然丰富，他

将这些「丹丸」小心翼翼的包好揣入怀中才迈步往前走。

　　一推开门小邪立即攻击站在外面的五名护卫，正如鱼尾所说，郡是一些庸手，小邪叁两

下已将他们撂倒，并顺手禁制他们武功，拿出「神仙丹」 入他们口中，笑道：「这叫「神

仙丹」很厉害，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立即会发作，懂吗？只要你们听话什麽鸟蛋事都没有，

　　卫兵本来就没看过世面，被小邪这麽一吓已是魂消魄散六神已飞，不自主的连连点头「

是」声说个不停。

　　小邪就这样一路放倒卫兵，一路 他们吃「神仙丹」，转眼已放倒七八十名。

　　不久他已来到堂主门前，暗道：「堂主……嗯「神仙丹」要大一点。」说完他又往身上

搓了一颗有如拳头般大的「丹丸」。

　　看着这颗大「丹丸」小邪得意道：「这颗大概差不多了，看来这是一颗天下最大的丹丸

了嘻嘻……」

　　「卡卡卡………」小邪急促敲着门道：「堂主，新来的。」

　　堂主大喝道：「敲你妈的蛋，你是谁？！敢如此敲门，我要剁了你的手。」

　　小邪笑道：「要剁也要开门啊！光是在里面放屁，有啥管用？！再叫一辈子我的手也还可

以端饭吃。」

　　「你……」堂主气不过，怒吼一声，拿着鬼头刀砰然将门踢开往外冲，快捷无比的就往

小邪砍去。

　　「站住！」小邪施展他独门吼功，这一吼有若晴天霹雳，百斤炸药同时爆炸一般，震得

堂主呆楞在那里。

　　小邪得意点着头，很满意的笑着。

　　「单眼雕」罗英海年约四句，左眼已瞎，用黑皮革裹着，高七尺稍胖，着蓝色劲装，头

发稀疏但胡子却不少，圆脸塌鼻，细长大嘴，并不怎麽上相。

　　堂主一楞马上清醒过来，心中愤怒不已，咬牙切齿虎吼一声，八十九路鬼头刀法舞得银

光闪闪好是威风，迎着一片光芒，他已分别从叁种不同方位欲砍向小邪。

　　小邪一看对方来势汹汹，而且刀劈破空唰唰之声不绝於耳，已知堂主在刀法上最少有叁

十年火候，也不硬接，一扭身形忽东忽西展开游斗。

　　堂主见十招已过，连人家衣角也没摸到半分，霎时脸红如血，双目圆瞪，使出全身功力

，将鬼头刀到得淋漓尽致，密不透风，或砍或劈，接二连叁的缠着小邪不放。

　　小邪轻笑几声，他觉得这堂主刀势又快了不少，他淡然舔了一下嘴唇，右手匕首一挥，

抖出几点寒星，一顿足欺身而上，冷芒已逼至堂主身前。

　　只转一阵「当………」之刀剑撞击声，堂主刀势立即被小邪所制慢了下来，节节往後退

去，这时堂主才知道遇上了高手，今天想全身而退恐怕有所不能，心一横他立即猛扭腰身两

腿一跃，身形倒射丈馀，一招「灵猿翻身」已人立起来，刀法再次狂舞，等待小邪攻来。

　　小邪见堂主掠开也不急追，慢慢走上去笑道：「堂主啊堂主，你是干呀啊？在我面前耍

大刀？嗯有一套但不知管不管用？」随手抓向地上，拿起数十颗小石子，以「满天花雨」之

手法射向堂主。

　　堂主见乱石齐向自己罩来，深怕被其所伤，刀身一挥一拨，挡掉正面射来的飞石，正想

腾身往前攻\*那知腰下一麻，已被石头击中，人有如大树般往下栽，身形未倒地，头部已被

後面来袭之小石打得鼻青眼肿摔倒在地，长出不少小核桃来。

　　小邪手拿「大神仙丹」哧哧笑着走过去，将堂主拉起来，他道：「堂主我想你身体一定

很虚，否则功夫怎会如此稀松，来—我这有一颗「大神仙丹」你服下，保证你完好如初。」

　　堂主那看过这麽一颗有如拳头般的「大神仙丹」，立时哭笑不得，他已落入小邪手中只

得装苦脸以博得同情，他苦笑道：「这……这……」这字说了老半天他也想笑，因为那颗「

大神仙丹」根本就无法吞食下腹，也搞不清世上怎麽会有如此大的药丸，他是想笑这制造此

药丸的人，该是位神经不正常的人吧。

　　小邪笑道：「别这这那那的，快把嘴巴张开，我替你塞下去就是。」双手一捏堂主下巴

，堂主忍不住苦痛，已将嘴巴张开，小邪即刻将丹丸丢入堂主口中，右手一封堂主嘴巴，左

手一捏其咽喉，只听「咕噜」一声，那颗「大神仙丹」已被逼入堂主腹中。

　　小邪拍拍手笑道：「味道如何？是不是有点酸？」

　　堂主心知这一定不是什麽好药，说不定是致命之毒药，叹口气道：「是有点酸，你又将

待我如何？」

　　小邪道：「没什麽，我老是被关觉得很不公平，所以想换换口味，现在换我来关你们，

看看关人的滋味到底好不好受。」

　　堂主低下头没说什麽。

　　小邪禁制了他的武功道：「你已中了我的毒药，武功全失，现在你就召集全部的人员到

广场上集合，我要校阅………像大将军一样的校阅，去吧！」说完已拍开堂主穴道。

　　堂主有气无力的爬起来道：「老夫立即去办。」说完已茫然离去。

　　小邪一边哼着小调，一边想着等一下要作大将军的模样到底该如何才像样。摆了好几种

姿势，全是戏台上的「奸臣」像，终於他已选好该如何摆出「威武」的姿势来，乐得「幽呼

」直叫，舞手蹈足兴奋异常。

　　小邪乐道：「妈的，在这里当大将军也不错，何必回什麽中原呵呵………」往身上一看

觉得大将军不能如此窝囊邋遢，否则还谈什麽威风八面，想作就作，四处乱窜，终於被他找

到一口泉水，跃入水中已「呼啦呼啦」洗个没完。搓得皮肤泛红。

　　这口泉可是全岛的饮食用水，被小邪这麽一洗，这下全岛都得要喝他的洗澡水了。

　　不多时，

　　「集合——」

　　小邪已经洗好，正站在广场上吼着。

　　部队在罗英海的引导下，已经乱七八糟的奔向广场，站得像木桩一般挺直。

　　小邪八爷步的晃到群众中央，严肃道：「各位，我是新来的指挥官，你们一切都要听我

的，否则我给你们服下的神仙丹会叫你们上西天……对了还没服的士兵站到前面来。」

　　群众一阵骚动，但只有十几人站出来。

　　人总是怕死的，他们以为不站出来混水摸鱼小邪也没办法，可惜他们今天碰上的不是别

人，而是大邪门的杨小邪，注定要吃牌。

　　小邪看了众人一眼笑道：「好、很好，你们这几个很诚实，神仙丹免了，站到一边去，

以後抱兵卒。」

　　小邪已想好要下大象棋抱兵卒一次只走一步，轻松多了。

　　这十馀名喜出望外，高兴的站在一边。

　　小邪想了想走过去向这十几名摸摸头，笑道：「好吧你们现在回到部队里面。」

　　这些人点头走回部队。

　　小邪笑道：「我知道还有一些「诚实」的人想出来，但因为慢了一步所以失去机会，现

在我就赐你一个机会，你们现在绕广场跑五圈，愈快愈好！快！」这快字小邪是用吼的。

　　众人立即迅速往顺时针方向转。

　　小那有意搅乱部队，想让那些投机者第二次能走出来，服不服下「神仙丹」并无关紧要

，小邪只想再次考验自己是否「宝刀未老」，而怀着一份和那些人比斗的心态玩此游戏。

　　众人转了五圈已停在原地，无疑的大家已搅乱了。

　　小邪笑道：「我这神仙丹有特殊效用，我一看就知道谁有服下，谁没有服下，现在我给

你们的矶会来了，诚实的人快出来吧！」

　　霎时出来的已不是先前那十几名，已加了四十馀人。这些人现在是混到没有服药这边了

　　小邪还是须要将先前那十几名找出来，这才算斗赢了那些人。

　　小邪笑道：「很好，你们都很老实，但老实也有分等级，你们现在背向我排成一排，快

点。」

　　这些人照着做，全部背向小邪，面向部队。

　　小邪走到他们前面，将罗英海捉到众人前面笑道，「各位看看我的手。」他将右手举高

，手指有点淡江色。

　　众人不知小邪是弄何玄虚，也注意看。

　　小邪道：「我右手有点红香粉，你们看！」他印在罗笑海背部，立即有一点淡淡红色。

笑了笑，他又走到这些人的後面e

　　其实小邪右手那红色粉沫是孱了血的泥土，事後才弄在手上。

　　小邪笑道：「第一次出来的那十几名，我曾经靠近他们，或多或少他身上都有点这红香

粉，我是故意要留在他们身上的，这十几名请往後退一步。」

　　话音一落，马上十几名卫士已往後跨出一步。

　　小邪得意笑道：「你们站到一边去吧。」

　　这十几名看看自己身上，并没有红香粉，不解的站在一旁。

　　小邪这时才叫剩下的人转过头来，他笑道：「你们这些人实在很会摸鱼，但我是螃蟹，

你们想要骗我，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哪！根本没有什麽红香粉，如果你们死赖着不出来，我也

没办法，可惜你们喜欢投机，所以才被我有机可乘，不过这些鸟蛋小事不足挂齿，我也不为

难你们，一个个走过来服下神仙丹就行了。」

　　这些人知道已上了小邪的当，正感惧怕之时，又闻小邪不加追究，只照着先前众人一样

服下丹丸，也放心不少一一顺着秩序走向小邪。

　　小邪制住他们武功也拿丹丸让他们服用。

　　不久小邪笑道：「好！现在大家都得奖了，你们每一个武功尽失和常人一样，要相亲相

爱，不要吵架，我们要过一段有趣的日子，你们也别想联合起来对付我，因为神仙丹的解药

，除了我以外无人能解，只要你们安份点，保证你们过得哈哈笑，笑哈哈，知道吗？」

　　众人回答：「知道。」

　　小邪转向罗笑海问道：「这里一共关了多少人？」

　　罗笑海道：「只有六人。」

　　小邪道：「将他们放出来。」

　　「是。」

　　小邪问群众道：「现在没有人犯了，各位也不必站卫兵，统统给我去弄些好吃的东西来

，我们晚上开晚会，欢迎大将军来临，记着别忘了酒，没酒开个鸟？」

　　群众有的是被逼来此，有的是在「神武门」吃不开被弄到此地，那有想到这里还有晚会

可以开，登时欢呼不已立时一哄而散准备晚会去了。

　　小邪也得意「部下」如此高兴，他也准备大将军必备的东西，他乐不可支，真以为自己

是大将军，还叫人弄了一面旗子，旗上划了叁颗骰子，准备换下「神武门」的旗子，并且叫

他们做了一张四人抬的椅子，省得走路，这里是小邪独大没错，连罗英海都没他这麽风光过

　　西时已过，天色已暗。

　　「鸣鼓啦！」小邪对罗英海道。

　　罗英海拱手道：「是」转身吩咐下去。

　　不久鼓声大晌。

　　小邪懒洋洋的躺在那张「订做」的椅子上道：「该升堂啦！」右手拿着一只烤鸡、左手

一壶酒，说一句话咬一口。

　　「是！」罗英海喊道：「升堂———」

　　四名壮汉立即将椅子抬起来往广场走去。

　　「慢一点，像京城的大将军一样，走一步停一分钟。」小邪向抬轿汉子道。

　　四名汉子果然慢慢走，一步顿一下，真像这麽一回事，演得甚是逼真。

　　广场已经站满人，有的看到小邪如此四不像的模样，真想笑，但不敢笑出来。

　　小邪一见到大家呆呆楞在那里，懒懒道：「你们没看过包黑子包青天吗？不会叫威——

武？」

　　「威———武」众人叫着，声音嘹亮。

　　直到椅子抬到广场中间，小邪才叫道：「放下。」

　　四名汉子放下椅子轻轻闪在一边。

　　小邪耸耸肩，皱皱眉头，抿着嘴，想装作威武严肃状，经他这麽一摆倒像极了哈巴狗\*

再加上嘴唇一大片油渍酱油，手中烤鸡和酒瓶，当真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那像大将军，不

过只要「心中」像也勉强凑合凑合。

　　小邪深深吸一口气然後像演戏一般道：「懂奖管（众将官）本将呀伊呀——军。」鸡肉

往空中一划再收回来。

　　突然有人忍不住笑起来，这一笑全部都笑了。

　　小邪一看，也笑道：「好吧！反正开晚会，本将军也不便使出军令，鸣鼓！」

　　鼓声大作。

　　「放炮！」

　　没有炮声，众人微微一笑。

　　小邪叫道：「独眼龙，怎麽没有炮声？」

　　罗英海道：「禀将军，因为事先没叫船只送来，下次一定补送。」

　　小邪道：「也罢，看在今天是大将军就职典礼上，不处罚你。」转向大家道：「大家找一

个人面对面。」

　　群众立即找了伴h面对面。

　　小邪道：「晚会没有放炮不行，这都是左边这排的错，右边的人你们使劲打左边一下，

打太小那就打自己好了。」

　　右边心想反正不是自己痛，使狠劲打向左边「啪」一声好整齐。

　　小邪突然叫道：「不对，不对，是右边的错，对不起我弄错啦，换过来打，换过来，」

他尴尬一笑。

　　这下可好了，天理昭彰履报不爽，腊月借的帐还得快，左边的人也使狠劲打，「啪」更

客。

　　「——不对不对，是左边错……不对不对是右边————好像两边都错了……」

　　结果两边郡打得起劲了，不用小邪喊也打得过瘾。

　　「停——」小邪一吼，群众立即被吓着，停了下来。

　　小邪笑着看看众人叫道：「好！肉炮已放，晚会开始，点火！」

　　群众这才回到自己位置，将火把点起来，霎时火光闪闪，照映辉煌，岛上此时要比白昼

更亮。

　　「升旗——」小邪叫道。

　　立即有人将那面画有叁颗骰子的旗子升在旗 上。

　　小邪又叫道：「唱旗歌——，你们会唱什麽就唱什麽每人一定要唱一条。」

　　众人为了凑趣\*什麽山歌，京戏，十八摸，点秋香，梁山伯，戏凤，送终经，家乡歌—

——统统搬上来，唱得喉咙沙哑，有的人乾脆舞了起来。

　　小邪也哼着小调（大将军不能唱大声，只能心中偷愉的唱）。猛点头赞美众人唱得好。

　　也许这是世上最风光的「升旗」吧。

　　「好！现在晚会开始啦！要唱歌就唱歌，要跳舞就跳舞！」小邪拉高嗓子叫着。

　　「哗——」立时吹乐声大作，有喊酒拳声，唱歌盘，手掌声，竹片声，铁罐的敲打声。

叫骂喧嚣声，碎杯子酒 声，拳掌比斗声，大笑声……每个人都痛饮一番，恨不得将这多年

之怨气苦闷发 出来。

　　小邪现在是「大将军」不好意思参加，心头痒痒的，虽然坐在椅子上装出「威风八面」

之样子，但也不时做出小动作，东抓抓西抓抓，乘人不注意还偷抠脚指头，一点都不像样，

只是他还在自得其乐罢了。

　　不久小邪贾在不愿被「冷落」他叫道：「各位咱们来玩游戏如何？」

　　有人答道：「是——大将军。」此时每个人都有六七分醉意了。

　　小邪想了想道：「咱们就来个吹牛大赛如何？」

　　众人哗然已围了上来。

　　小邪点头道：「好那个先来？」

　　立即有人叫道：「我一次可以吃下一千个大包子，一千担大酒，怎麽样？」

　　小邪嗤嗤笑道：「我一次可以拉出一座山高的屎。」

　　那人道：「我不信。」

　　小邪道：「只要你的包子吃得下，我就拉得出来。」

　　众人一听立时哈哈大笑。

　　又有人道：「我两步就可以走到西天，比孙悟空还要厉害一百倍。」

　　小邪道：「我不信。」

　　那人道：「这两脚只不过差十万八千里罢了。」

　　「哈哈———」众人大笑不已。

　　小邪等众人笑声已顿才很镇定的道：「我吃饭是用鼻子，不用嘴巴。」

　　那人道：「你骗谁？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

　　小邪看了他一眼道：「只不过差两寸而已。」

　　「哈哈——」众人笑不绝口。

　　一个吹牛两步差十万八千里才到西天，小邪这一嘴只差两寸，更是高明了许多。

　　有人道：「上次过年我亲自做了一个真皮的大皮鞋，你们猜有多大？」

　　有人道：「两尺大。」

　　那人道：「才两尺？差多，差多！足足有这个岛这麽大。」

　　众人哈哈大笑道。

　　小邪道：「我在关外养了一头牛，你们猜它有多大？」

　　第一人道：「一间房子大。」

　　小邪道：「差多，差多！我的牛头是在祈连山，牛的尾巴是在东海，足足有一个国家这

麽大。」

　　第一人道：「我不信，那有这麽大的牛？」

　　小邪道：「没有这麽大的牛，那做得起像这个岛这麽大的皮鞋。」

　　「哈哈———」

　　按着大家都说的天花乱坠，不过最厉害的还是小邪。

　　由初更到叁更，由叁更到五更。

　　群众由高兴而狂欢，由狂欢到痴迷，由痴迷到昏迷。

　　五更一过，所有的人都醉了。

　　小邪头下脚上的躺在将军椅上，嘴里咬着一片鸡肉，左脚足踝绑着一条腰带而顺着腰带

而下，那条腰带竟缠着八只脚两个人头，四只手，想必是那些人输给小邪而被绑上。

　　众人有的睡在屋顶上，睡在窗口，酒缸里，睡在脸盆里，睡在水泉中………他们是真的

醉了。如果说比较没醉的只有鱼尾一人，但他也躺在酒槽里，他受了伤也忍不住这种诱惑而

爬出来喝酒，也许他也想欢乐吧？

　　海风吹过，一阵阵卡卡之声不断传来，那是在地上的空罐子，空酒瓶，随着风吹不断滚

动所发出的声音。

　　好静好静的大地，夜神也不愿惊醒他们的美梦，只轻托那凉风，吹奏着柔和乐章，为快

乐的天使奏鸣着，是那样的悠柔轻飘婉转。

　　点燃的烛火也渐渐的消失，似乎随着微风离开，只留下斑剥之泪痕；它们哭泣过了，也

要欢畅，西风将它带走了，这寂静世界里，它想它照亮的任务已经完成，它要好好休息，就

侯这些人一样，无忧无虑的休息着……………

　　夜神也想回去休息，它说晚上我再来，所以它也虽开这里…………

　　X　X　X　X

　　一道曙光划过天空，照在小邪脸上，小邪身躯微抖，渐渐张开那睡眼惺松的眼睛，他迷

糊轻道：「天亮了。」他不愿起身，想多享受一下昨日甜美回忆。

　　阳光渐渐增强，海涛也因为涨潮而澎湃声愈来愈大，小邪这才懒洋洋的想站起来\*但一

抖动，脚上腰带却将他绰倒跌在地上e他回过头来看看那些昨日玩伴都还在梦乡，轻笑一声

，他解掉腰带，伸个懒腰目光向四处寻去，这一看，他已嗤嗤笑了起来，他笑道：「妈的，

这是什麽部队，屋顶上——酒桶中——好爽啊！呵呵………」他笑着慢慢的逛了一圈走回来

，突然他觉得奇怪，地上那旗 的影子怎麽是弯的，抬头往上一看，「哈哈哈……」小邪已

笑得直叫腰痛。

　　原来竟有人爬上旗 上睡觉，而他的体重已将旗 折得弯曲，更妙的他竟睡得很甜，只

不知他是如何选择这地方睡觉。

　　小邪边看边笑道：「他妈的这是什麽玩意嘛！」

　　小邪目光向四处望去，倏地大吼道：「起床——」

　　这一声立即惊醒大家，有的从屋顶上滚下来，有的从酒桶中跳起来，有的从水中爬起来

　　而旗 上那位仁兄一惊，双手一松也掉了下来，正在纳闷自己在搞啥，呆痴的看着已弹

回去的旗 。

　　小邪笑道：「天光啦！各位整理一下准备下棋工具，棋盘就划在广场上，每格二大步，

棋子自己找岩石刻，最少要两百斤重，弄成圆型，没事解散！」

　　众人已把小邪视为开心果，嘴笑眉笑的整理现场，等现场棋盘划好了才去找岩石，他们

认为好戏又要上场了。

　　只有鱼尾直叫着，因为他知道他要抱「炮」，这炮一动可要翻山越岭这不死才怪。

　　小邪利用现在去看看那六名被关的人。

　　这六个人都是年轻人，已饿得不成人形，有若骷髅甚是恐怖。

　　小邪探采他们穴道，知道地们武功被制，本想解开他们穴道，但心想：「这几个人被关

了这麽久，一定怀恨在心，若解开他们穴道，他们定会杀了我的部下，而我现在和部下正一

回和气乐陶陶，我可不愿意被这六个小鬼弄糟了，还是等我要走时再说。」想至此小邪并没

有替他们解穴，只检查看看有无其他伤害，然後反身往外走，临走前交代要好好照顾这六位

。

　　下午申时——

　　十馀人陆续已将石刻棋子凿好，等待开锣谈戏。

　　棋盘两端已搭起一座高台，以便下棋之人能看清全局。

　　鱼尾也找了一块较小的石头凿了一个「炮」字，他想等一下分配到这个棋子也可以轻松

些，那知——

　　小邪已坐在右边高台上叫道：「各位！将棋子搬到棋盘啦！准备开戏。」

　　众人合力将那每颗两百斤重的棋子滚到棋盘上，突然间竟有一颗特别小。摆在棋盘上甚

是刺眼。

　　「哇卡！」小邪惊道：「那颗是谁刻的？怎麽这麽小？」

　　众人齐道是鱼尾刻的，鱼尾那知自己棋子差人差了这麽多，狐狸尾巴立即露出来，面红

耳赤的站在那里。

　　小邪一看是这只大象也哑然一笑道：「鱼大侠，你真有一套哪！小生佩服佩服！」

　　鱼尾脸红得可以上，他讷讷道：「我——我再刻过。」他抱起小棋子，想丢掉再刻一个

。

　　小邪叫道：「算了啦，明天你利用时间换过来，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又何必这麽着急呢

？人情定可以讲得通的。」说完已嗤嗤直笑。

　　鱼尾尴尬笑道：「是，是，属下明天一定换大的。」他以为小邪真的已原谅他，「可以

讲人情的。」

　　小邪笑道：「好吧明天你换个大的，今天你就先顾我两个炮吧！」

　　众人一听立即呵呵笑了起来。

　　鱼尾惊道：「这………」

　　小邪道：「没关系啦！我们都是一家人，你客气什麽呢？好啦！就这麽决定啦！」他倒

像在作媒的媒人婆，眉来眼去牵红线，说姻缘。

　　鱼尾一肚子苦水往里吞，直叹自己生不逢时遇到了小煞星，後悔不已。

　　小邪看鱼尾已默然认了，才转向罗英海道：「独眼龙，你就顾我的车好了，虽然辛苦点

，我少用就是。」

　　罗英海道：「是，将军。」

　　小邪这才向众人道：「各位，那个要和我下对手戏的？没关系，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

一家都是人，我们人都是一家，输赢不管，爽就好，爽就好，呵呵……」

　　输嬴不管，立即有许多人争着下。

　　小邪看到这麽多人在抢着下，只要热闹他就高兴，他立时叫道：「别急，别急！慢慢来

，编号！编号！今天下不完明天还有时间，通通有！」

　　众人商量，结果由抽签决定。

　　小邪见他们已经选好他才道：「选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有谁愿意抱我的帅？」

　　许多人举手，小邪随便点几个人，将棋子分配好，有的两人抱。

　　小邪叫道：「喂对面的，你要的人自己选，我不帮你选了。」

　　对面那位选两个人抱一个棋子。

　　小邪看布局已成，叫道：「对面的听着，看棋不叫是君子，起手不回是豆腐，知道吗？

　　那人虽然听小邪说得有点怪，但也可以听出其意思。他道：「我知道。」

　　小邪又道：「今天除了我的炮以外，其他棋子你都可以杀懂吗？」他存心要累死鱼尾。

　　众人一听又哈哈大笑，只有鱼尾在苦笑。

　　对面那人道：「好，我就不杀你的炮。」

　　别看小邪胡混乱搞，他下起棋来，可真少有敌手。

　　小邪叫道：「炮二平五，」一开始就用当头炮，着实直逼中宫，是狠招，也是要累鱼尾

。」

　　鱼尾像扛死人一般的将棋子搬到中央。

　　对面那人道：「马八进七。」用屏风马阻挡当头炮，是正招。

　　小邪叫道：「炮八退一。」这是秘招，以退为攻，当然也是杀着。

　　对方见小邪不急攻，立即先通车路，他叫道：「车九平八。」想抢攻。

　　小邪笑了笑他知道对方中计了，这手棋对方应先守中宫才正确，他叫道：「炮八平五。

」演变成後手归心炮，主攻。

　　对方这时才发现吃了暗亏，立即叫道：「马二进叁」守中路。

　　小邪叫道：「车一进一」舍马抢中路，等车一平四，那这盘後手归心炮就入局了e

　　对方果然「车八进九」去马，上了大当，只顾贪心一只马，中宫已空，危机立现。

　　小邪叫道：「车一平四。」马上嘻嘻大笑道：「对面的，你差不多了！」

　　果然不错，在小邪凌厉攻努下，已将对方打得七零八落直叫投降。

　　鱼尾和罗英海，汗流满身，再也行不动了。

　　连下叁盘小邪都嬴，觉得没意思他叫道：「现在你们可以说话，否则总是我嬴多没意思

；好，炮也可以杀，我看大象也够累了。」

　　又下叁盘有赢有输，小邪赢两盘轮一盘。

　　小邪叫道：「老下棋没意思，加点彩头如何？这样比较刺激。」

　　对面那人道：「要赌什麽？」

　　小邪叫道：「随便啦！你们有什麽我就赌什麽！」

　　对面那人道：「这样好了，赌酒好不好？我赢了大将军给我叁 酒，我输了给你银子。

　　小邪想这赌得太小不够刺激，而别人也没有参加，他道：「赌大点，我们下注，在旁边

的也押庄，看谁嬴，我让一支炮如何？」

　　这下可有戏唱了，众人本来要押小邪这边，现在小邪让了一支炮，局面自然形成半斤八

两有得拼，双方押的人都差不多。

　　小邪很满意道：「大象我让了一支炮，你这只小的如果再不管用，明天说不定棋盘上就

有叁只炮了，你多费点劲懂吗？」

　　鱼尾看让了一支炮，自己又抱小的，立即哈哈大笑道：「没问题，我会将他们都炸死，

大将军，其实一只炮就够用了，嘻嘻……」

　　小邪也点头笑道：「如此甚妙。」昂着头地叫道：「开始啦！」

　　双方下了注也有好几百两，小邪也下得很认真。

　　一盘棋杀得精光，第一盘是和棋。第二盘小邪赢。一连下了五盘，和了两盘棋，小邪以

一盘险胜，赢了不少彩头。

　　天色已渐渐黑了，小邪也累了，这才叫停，晚上也欢乐一阵才入睡。

　　一连过了叁天，小邪又觉得下棋已乾燥无味，没什麽好玩，不如玩点别的。

　　想了许久，他终於想到「剃眉毛比赛」。

　　很快的小邪已将众人集合好。

　　他道：「各位一家人，棋也下累了，该换换口味，改变一下方式，你们才会学得人生多

麽美好有意义。」

　　　　　　　　　　　　　　　　 请看第叁集